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主编 高毅 陈丰

中世纪的旅行

VOYAGER AU MOYEN AGE

[法] 让·韦尔东 / 著

Jean Verdon

赵克非 / 译



*Voyager
du
Moyen Age*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主编 高毅 陈丰

中世纪的旅行

VOYAGER AU MOYEN AGE

[法] 让·韦尔东 / 著

Jean Verdon

赵克非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世纪的旅行/ (法) 韦尔东著; 赵克非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ISBN 978-7-300-07772-7

I. 中…

II. ①韦… ②赵…

III. 文化史-研究-欧洲-中世纪

IV. K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6759 号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主编 高毅 陈丰

中世纪的旅行

[法] 让·韦尔东 著

赵克非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62515351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3 插页 2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90 000

定 价 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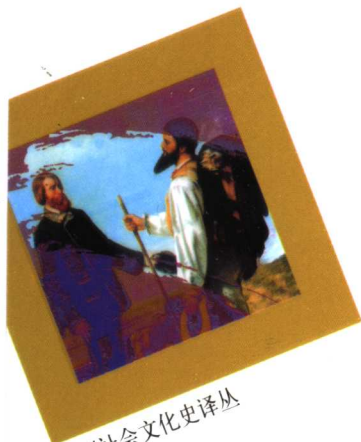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关于本书

本书作者让·韦尔东是法国利摩日大学中世纪史教授。他以细腻的笔触向读者展示了中世纪旅行的点点滴滴，中世纪人旅行的方式，旅行中的心态，旅行中的所见所感都会使读者手不释卷。作者以简洁易懂的语言，翔实的范例，引人入胜的旅行故事使读者在轻松阅读的过程中了解中世纪的社会文化。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荷马的世界》

《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古希腊罗马的娼妓与社会》

《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

《中世纪之夜》

《中世纪的旅行》

《话说欧洲民族性》

《不该被遗忘的人们——“二战”时期欧洲的同性恋者》

《法兰西美食——激情的法国美食地图》

《方便处——盟洗室的历史》

《19—20世纪堕胎史》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

策划编辑

潘宇 司马兰

责任编辑

李德智 李学伟

版式设计

王坤杰

书籍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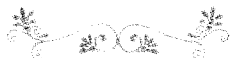
敬人书籍设计

总序

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文明的演进，动力何在？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相互碰撞或交往。而自从有了整体的、真正的世界历史之后，人类社会林林总总的交往类型中最具关键意义的，大概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往了。

所以作为东方人的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文化。对于我们来说，西方人或西方文化是“另类”，是“他者”，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可是何为“西方”？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说到西方，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欧洲。当然，也有可能同时想到北美，想到澳洲。但那些地方曾经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地，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社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社会的一种延伸，其文化老根还是在欧洲的。更何况后来还有大量的非欧洲人流入，再加上还有不少本土的原住民存在，以至于那些地方“世界民族杂居”的特点一直就比较突出，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突出。至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族群能否在这些地方真正组合成关系和睦的“世界民族大家庭”，并在此基础上为我们这个地球村打造出一个共同“世界文化”的样板，这事现在还说不准，但这些地方的“西方”特性已远不如欧洲那样纯粹或典型，却是很显见的。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应该说只有欧洲这一块地方——而这个“欧洲”，常常还只能特指西欧：因为东欧，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在很多方面都和西欧有着本质的差别，很难扯到一起。



事实上，“西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指的也就是欧洲，而且主要是西欧（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西方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就因为这里在18世纪和19世纪里突然发达起来了，发展出了一种本质上迥异于以往各个时代的“现代”型生活方式，并从此开始引领世界历史新潮流，滥觞了一场至今仍方兴未艾的世界现代化运动——当然这首先是一个“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其间发生过（而且至今还在经常发生）许多令广大“东方”民族难堪不平的事情。所以东方各民族要自立，要奋发图强，要彻底摆脱对于“西方”的从属状态，就必须深入了解西方，了解西方崛起的历史及根本缘由。

简言之，欧洲既是西方文明的老根之所在，也是现代文明的老根之所在——这就是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欧洲（尤其是西欧）的主要理由之一。此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欧洲这片土地现在有一种特别的重要性。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欧洲本身也因此惨遭蹂躏，几近万劫不复。但经过战后数十年的改革调整，欧洲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一体化程度极高、囊括了25个主权国家的超国家组织——欧洲联盟，从而有可能彻底告别其数千年战乱不断的历史。欧洲的这一变化，无疑能为人类解决有史以来一直在困扰着自己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供很多有益的启迪。不仅如此，作为世界之一极而又坚持多元民主原则的欧盟的出现，还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注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健康因素，让世界在抵制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保障和平发展乃至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等方面，增添了不少希望。现代欧洲何以能有如此作为？广大非欧洲的民族和国家应该怎样协调与欧洲的关系以推动一种健康的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这类问题也是时下人们不能不经常考虑到的，而我们编译这套书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能为这种思考做一点资料上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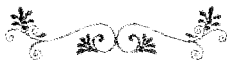
接下来就该说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欧洲的“社会文化史”了。毋庸赘言，要了解西方或欧洲的文明，就不能不了解欧



洲的历史，而了解欧洲历史的第一步工作，通常都是读欧洲人自己写的欧洲历史书——只有读到一定数量、悟出一定道理了，才能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特观点和视角，然后才谈得上做我们自己的研究。可是，欧洲人写的欧洲史著作很多，为何要独重“社会文化史”这一个领域？这里主要有两个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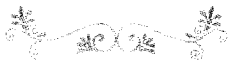
首先，“社会文化史”是当今欧洲史学最前沿的领域，也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欧洲史学界最新潮的学问。我们知道欧洲人的欧洲史研究，至少从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以来就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风气常新，能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和流行的研究方法总是变动不居。这一情况当然并不难理解：史学潮流的变化速率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速率的反映。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顺应时代的史学创新实际上折射着史学界对社会进步的敏感，代表着史学界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重新认识历史的努力，或者说是史学界在新形势下对历史内涵的一种带有现实关怀的刻意发掘，它既体现了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史学研究的一种发展或深化。显然，目前正盛行于欧洲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就具有这样的品质，因而是我们在今天译介欧洲人的欧洲史学作品时不能不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其次，“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对于我们了解欧洲文明的本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价值。所谓“社会文化史”，其实也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依我所见它属于广义的文化史范畴，只是在论述中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之类与人类社会生活相关的因素有所侧重。既然是一种文化史，那它就可能比我们以往比较熟悉的欧洲的政治史或经济—社会史更能深刻地反映欧洲各民族的特性，因为按法国年鉴学派（该学派在20世纪的一大半时间里一直在引导着西方史学的主流）的著名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传统的情性领域，它具有抗拒变化的特征，演变速率极为缓慢，但也正因如此，它能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起到极为深沉有力的制约作用。严格说来，这种“社会文化史”也并不是今



天的欧洲人发明的，实际上它非常古老，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欧洲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那里，在他的那部《历史》中就能找到不少社会文化史的成分。在后来欧洲历史编纂学的流变历程中，也一直并存着文化史和政治史这两股大的传统，而文化史那一脉还曾在18世纪经由伏尔泰的史学实践大大地风光过一阵。只是随着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的勃兴，偏重阐释的文化史学才跌入低谷，出现了偏重史实叙述的政治史学叱咤史坛的局面。不过时过不久，到20世纪初叶就发生了“新史学”对所谓实证主义“传统史学”的反叛，政治史趋于衰落，一种包括文化史在内的总体史开始复兴。但在20世纪中期，“新史学”由于片面注重物质层面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不仅完全排斥政治史，而且还出现了忽视文化史的倾向，逐渐走入“见物不见人”的死胡同，结果又引起了一场新的“反叛”，由此既促成了政治史、叙述史的复归，也唤起了对文化史的重新关注。然而，由于这场造反运动是在以年鉴学派为先导的西方史学主流内部发生的，而且很多造反者本身就是年鉴学派的核心成员，他们反对的只是领袖布罗代尔的上述那种“物化”历史的片面倾向，而无意于触动该学派关于历史时间可以划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以及长时段因素具有最终决定意义这些根本信念，故而他们所倡导的政治史或叙述史以及文化史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也就是都有意识地把不同时段的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都很注意分析各时段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政治史和文化史其实都是“新”的：从政治史方面来说，由于掺入了对各种长时段的、而且主要是文化的因素的考量，结果兴起的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史学”；而从文化史方面来看，由于和短时段因素相关的“叙述史”兴趣的复兴，以往长期被忽视的人物活动以及与此密切相连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活动，也都进入了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这股“社会文化史学”的新潮流。

由此看来，我们这套译丛的推出不仅有可能增进国内读书界



对西方文化的深层次了解，同时还有可能为我国的欧洲史研究——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甚至包括所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提供特别的助力。

当然这还仅仅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深知，要做好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译丛，绝非易事。首先，要获得足够多和足够好的选题，就绝不是仅靠一两个编者就能做到的。因此，我们诚恳期望所有关心这套丛书的读者朋友都能来参与她的建设，企盼你们积极提供西方出版界相关的好书讯息，并随时提出你们的宝贵批评与建议——让这套丛书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高毅

写于北京八大处



感谢我的儿子洛朗，
他在物质方面给了我宝贵的帮助。

献给多米尼克

R 2 1

Voyager au Moyen Age
by Jean Verdon
Copyright © PERRIN 1998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导言：是蛰居家中，还是外出走走？	(1)
狭隘的视野	(1)
恶劣的环境	(3)
奔波中的生活	(6)
复杂的情感	(9)

第一部分 方式

一 在大陆上	(17)
道路	(17)
江河	(29)
交通工具	(32)
困难	(39)
二 在海上	(55)
恐惧	(55)
船	(72)
船上生活	(83)
三 支出	(97)
住宿	(97)
费用	(117)
四 地理知识	(125)
字面上的世界	(125)



地图上的世界·····	(131)
一个高明的错误·····	(136)

第二部分 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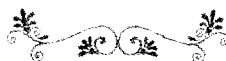
一 自我服务·····	(147)
获取·····	(147)
气派·····	(173)
二 为君王服务·····	(189)
外交官·····	(189)
信使·····	(200)
司法和财政官员·····	(208)
士兵·····	(212)
三 侍奉上帝·····	(215)
朝圣者和十字军·····	(215)
教会人士·····	(226)
四 发现广阔的世界·····	(240)
旅行者·····	(240)
探险家·····	(248)
漂泊者·····	(264)

第三部分 想象出来的事物

一 人世间·····	(281)
不可思议的事·····	(281)
虚拟旅行·····	(291)
二 彼岸·····	(302)
旅程·····	(302)
地狱·····	(309)



净界.....	(313)
天堂.....	(316)
鬼魂.....	(318)
结论.....	(323)
参考文献.....	(326)
译后记.....	(353)



导言 是蛰居家中，还是外出走走？ 9

现代意义上的旅行，自有一套理念，按照《罗贝尔词典》的说法，是“出门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此外还有“散散心”、“逃避自我”等说法。这样意义上的旅行，中世纪并不存在。

中世纪几乎没有旅行这个概念。起初，旅行的概念和构成旅行的具体要素是混在一起的：道路（由哪儿到哪儿），然后是走这一趟所需要的钱（旅费及旅途中的吃食）。后来，这个词的意义有了演变，主要指信徒朝圣，接着更演变为武装朝圣——参加十字军。这样，到15世纪初，旅行一词就有了这样的引申意义：进行军事远征。只是到了中世纪末，旅行和旅游这些词汇才有了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含义。

此外，无论是局限于一隅的通讯手段中，还是景色里，都没有什么能够引起旅行愿望的东西。

■ 狭隘的视野

大部分外出都是短距离的，甚至是很短的距离的。16世纪末的普瓦图，情形就是如此：让·勒佩尔蒂埃和他的姐夫让·克鲁瓦松，拉着两头驮着瓦罐的牲口，到普佐热去赶集。瓦罐卖掉以后，他们就到一个小酒馆里吃饭，喝了很多酒，天黑以前，上路回家。出远门的时候，事先要打算好在哪里歇脚。拉罗什山下



约恩河畔的普瓦雷村的尼古拉·瓦耶，离开家到6法里^①以外的一个村子去，就决定住在他妻子的亲戚让·蓬德维家里。到15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当天就不太可能回得了家。

克洛德·戈瓦尔从他所研究过的赦书里得知，中世纪末的法国，请求赦免的犯人中，其犯罪地点在居住地的大约为40%，离家不到5公里的为15%。鉴于5%的罪行发生在家庭内部，离开居住地去犯罪的人，比例似乎就很有限了。不过，这种情况还不足以证明，当时的人不离家外出。但是，中世纪的人也的确是故土难离。当然，犯罪之后，很多罪犯逃跑了，因为，法律无情，而且惩处得极快。不过，为了得到一纸赦书，大多数被流放的人都说，他们的家庭在老家以外的地方生活不下去。一个在亚眠裁判所被判了流刑的人，3年来一直要求赦免，因为，他“去了外地，把妻小扔下，自己一直处于穷困潦倒之中，很可能悲惨地死去，而妻小会在家乡沦为乞丐”。这样的请求当然要考虑。有些人远离家乡后发了财，但无论如何，眷恋故土之情是不容否认的。尽管有被揭发的危险，一些罪犯还是回到离本村不远的地方住下。这就证明，被揭发的危险不及外出闯荡的危险来得可怕。

11 这项研究不仅适用于罪犯，因为大多数申请人，大约占70%，离开住所的时候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会犯罪。工作、娱乐、宗教生活，都仅限于在5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进行，即使年轻人也不例外。

外出距离的远近，似乎与所从事的职业有关：种地的农民，偶尔到过30公里以外的，只有2%；手艺人中这个百分比高些，是10%；军人最高，是28%；神职人员是17%。军人活动范围比农民大，丝毫不足为奇。比起男人来，妇女闭门不出——除非嫁到外乡——也很正常。

^① 古里，约合4公里。——译者注。本书页下脚注均为译者注，此后不再一一注明。

